

校禮堂文集

校禮堂文集卷二

歙凌廷堪次仲撰

賦二

辨志賦

并序

乾隆四十四年歲在屠維大淵獻廷堪春秋二十有三
托跡溟海抱影窮巷爲賈則苦貧爲工則乏巧心煩意
亂靡所適從用是慨然有嚮學之志焉學記曰一年視
離經辨志計余之時則過矣懼勤苦而難成也乃爲辨
志賦以自廣其辭曰

緊叔封之支子兮分庶職於成周官凌人以掌冰兮實

受氏之所由緬先世於顯慶兮逐薄宦而南游敷美政
於新安兮肇雙溪而構宅厯千祀而彌昌兮食甘棠之
舊德惟詩書之是遵兮惟田疇之是力紛余旣懷此良
璞兮竟飄轉乎海東惜彫琢之未施兮悵和氏之不逢
瓦礫狎而相誚兮砥砢巧而相蒙跛牂躑躅而得意兮
傲驥驟之騰驤敗絮垂領而焜耀兮薄黼黻之喬皇下
里啁哳而高唱兮斥激楚之抑揚廢瓠陳列而自雄兮
議籩豆之短長夜耿耿其不寐兮晝忽忽而若忘信樂
土之孔多兮余何獨居乎此鄉海濱濕而蒸鬱兮地窪
下而卑汚偕雉兔而羣處兮共鼃鼃而雜居藜與蒿其

掩徑兮荆與棘其塞塗鵲鷦繫於葦苕兮葦苕折而巢
毀薦蘿施於蓬麻兮以蓬麻爲可恃競攀附而不以爲
危兮代私憂而竊恥彊展卷而娛樂兮見往事之可欣
岡巍巍而鳴鳳兮椒穆穆其育麟山有桂而可援兮澧
有蘭而可紉心惆悵而疑惑兮恐厥語之非真洵余身
所罕觀兮豈古人之妄云私彷徨而獨吟兮諒寂寞而
誰伍之霧雨之足潛兮無羽翰而難舉志輾轉其無方
兮抗遐思於千古尹耕莘而待聘兮望懷韜而釣蟠奚
食牛而遘繆兮戚叩角而邀桓冀風雲之或會兮寧草
澤之久安衛霍顯而見長兮建高勳於塞北超僅奮而

出奇兮耀英聲於西域當其困於厄窮兮固時人之靡
測慕朱游之介節兮希佐治之堅操憲斷鞅以迴駕兮
宣彊項而曷撓耿壯懷之激發兮匪抗直以鳴高賈指
畫而陳書兮策治道之閎深馬瑰麗而揆藻兮播子虛
而奏上林雖華實之各殊兮均震盪於古今却壇席於
魯陽兮思樊英之高蹈振鸞鳳於蘇門兮企孫登之長
嘯藐軒冕於塗泥兮引浮雲而寄傲朱家豪於漢初兮
脫季布於東魯劇孟橫於雒陽兮判成敗於吳楚豔游
俠而拔劍兮時酒酣而擊柱嗤販脂之辱處兮雍伯因
之而素封鄙馬醫之淺方兮張里因之而擊鐘果居積

之可富兮雖貨殖其願從郅氏侈其鼎食兮緣洒削之
薄技濁氏嗣其連騎兮賴胃脯之賤藝愧習巧之多艱
兮焉百工之敢避志虛懸而奚薄兮恆欲辨而無因攀
前哲之矩步兮足將進而逡巡徒沉吟而憔悴兮弊無
益之精神身雖托於海隅兮心已超乎塵外結遠夢於
中宵兮紛總總其來會風蕭蕭而乍起兮水浩浩而生
波挾五陵之豪士兮醉擊筑而長歌雜屠沽而竝坐兮
增逸興之嗟峨歔放筆而萬言兮叩九閭而獻策擢高
第於大廷兮立朝端而規畫擬拾遺而補闕兮批龍鱗
而力爭詎天威而莫讐兮感恩重而身輕秉斧鉞而專

征兮挺不世之奇略標銅柱於炎荒兮勒燕然於大漠
告成功而飲至兮裂茅土而酬勳闢南宮而額象兮開
東閣而延賓歸舊山而退休兮課農桑於林下奉滫瀡
於晨昏兮樂優游於田野雞喔咿而遙唱兮覺枕上之
匆匆巢蚊睫而快意兮據蝸角而稱雄唳九臯之鳴鶴
兮叫四壁之寒蟲訝渺茫於俄頃兮已遞閱乎窮通山
鬼化爲羽客兮昧爽款余之敝廬聳悅時之高弁兮曳
諧俗之長裾欣然告之以所夢兮語琅琅其責余曰苟
有志於顯榮兮蓋嬋嬋之爲急突梯脂韋以詭隨兮慮
喬野所難習喜委曲而逢迎兮患拘牽而膠執桃李柔

媚而蒙漑兮松柏孤直而爲薪敦治塗澤而專罷兮閭
姁樸素而見噉以茲論爲不信兮盍援古昔以指陳范
蔡游說而輝光兮孟荀守道而偃蹇馮尉皓髮而爲郎
兮高安弱冠而膺篋何升降之相岐兮幸因機而善轉
長孺持正而外出兮平津釣譽而取容喬固鯁介而去
位兮廣戒遜懦而作公信所由之殊輒兮致禍福之不
同或懸絕其得失兮或迥異其榮枯或變亂其邪正兮
或顛倒乎賢愚尙其知所趨避兮奚獨抱此區區敬避
席而謝客兮辱君子之良誨幼而狎於鵷雛兮雄鳩非
余之所愛明知荃蕙之不如艾蕭兮不忍舍余之常佩

迨山鬼之旣去兮閼中情而莫宣疑姱修不足以深恃
兮志瞽亂而紛然就占人而齊邀兮叩巫更而筮焉將
古訓之是究兮願紛華之悉捐懼岐塗之錯出兮疇趨
向之能專果孰從而孰違兮果孰正而孰偏靳神明之
預告兮假靈蓍而默傳道卑弱以自持兮抱清虛而爲
守老寄旨於五千兮莊寓言之十九彼培仁而擊義兮
非鯁生之所友陰陽拘牽於禁忌兮厥原出於羲和假
容成以相焯兮托黃帝以互夸彼舍人而事鬼兮畏識
者之譏訶法信賞之必行兮輔禮教之不逮申商變本
而加厲兮成天資之殘害彼任刑而致治兮動仁人之

深慨名剖判於異同兮核禮文而責實絕鄧析之佚編
兮鑢孫龍之遺術彼鉤鉞而析亂兮洵警者之流失墨
本出於清廟兮翟貴儉以爲宗荆兼愛而右鬼兮闡非
命而上同彼摩頂而放踵兮孟氏闢之而遂窮從橫簡
練而揣摩兮務權變而尙機巧儀秦騁說於七王兮勝
負倏分於秦趙彼棄信而詐諛兮爲吾徒所羞道雜兼
儒墨而合名法兮見王治之無不貫文信流譽於嬴秦
兮淮南發聲於炎漢彼漫義而靡所歸兮誠學人之通
患農艱難於稼穡兮首八政以宜民神農作耒而爲君
兮后稷播穀而爲臣彼竝耕而諄序兮允閭閻之小人

祝既畢而凝神兮就余位於門外羣執事之具陳兮肅
衣冠而敬待巫更布席於闌西兮抽上轡而受辭卽席
坐而書卦兮還東面而占之筮遇泰之初九兮拔茅茹
以彙征上坤順而應乾兮三陽同志而吉亨象既告余
以攸往兮輒諏日而過行斲若木以爲車兮叱潏虬以
爲馬桂旗連蜷於其右兮霓旌繽紛乎其左爭萬里於
片時兮虞鯢鵬之先我登泰岱而振衣兮躡日觀之崔
嵬探金縢而窺玉冊兮俯封禪之層臺七十二君之已
邁兮吁三古其邈哉懷秦皇之鉅製兮想漢武之雄才
指衡嶽而南嬉兮躋祝融於天際鎮妖怪於火維兮伊

神柄之專寄披丹質之綠文兮摹禹碑之奇字呼湘妃
使出歌兮奏碧空之鸞吹馭天風而升太華兮捫箭栝
而摘明星倚巨靈之遺掌兮竦高峯之削成開嶽蓮之
十丈兮彙西極之金精叔卿排雲而長揖兮毛女抗手
而遠迎適曲陽而北觀兮跨恆山之片石阻燕代而爲
關兮藏寶符於在昔慨虞舜之時巡兮畱妣王之舊跡
左碣石而右居庸兮擁太行而爲天下脊攬余轡於崧
高兮任逍遙於中土昔降神於有周兮詠生申而及甫
沈寥靜而秋高兮驚月明之砧杵蹈石室與金堂兮訪
真靈之棲處瞬息五嶽而已徧兮吾將利涉乎大川冰

夷效靈而鼓楫兮天吳揚鬣而負船風搏擊而破浪兮
曾何有乎溯沿遵桐柏而泛淮兮信胎簪其始達由豫
徐而之揚兮度三洲之飄忽命庚辰以縛支祁兮駭神
功之超越嗟垂釣而封齊兮弔假王之勳閼豈蠙珠而
見遺兮吐奇光於空闊覓真源於清濟兮截河水而伏
流溢爲滎而成澤兮又東出於陶邱發王屋而會汶兮
界封畛於兗州沈初名而漣旁出兮漑萬頃之平疇惟
其小而能自達於海兮故爵秩視乎諸侯導長江於西
戎兮昉濫觴於岷蜀出巫峽而奔騰兮波濤幾撼乎坤
軸詫奇觴之九頭兮矜異鼉之三足鼉鼉宅之而作家

兮蛟龍據之而成族欽巨量之淵涵兮孕羣生而卵育
河渾灝於崑崙兮瞰龍門之砰湃觸底柱而欲迴兮挂
呂梁而爭隘誕則視之而若絲兮盟則期之而如帶流
天苞而出圖兮決銀潢而分派慶九曲之安瀾兮兆嘉
祥於盛代厯壯游而未滿吾志兮畢然高望於雲間洪
崖持節而相召兮告我以海上之三山青童含笑而凝
睇兮素娥夾侍而垂鬟練紺霞以爲骨兮琢白玉以爲
顏聞瑤笙之隱隱兮響雜佩之珊珊虎鼓瑟而旁列兮
龍負弩而前驅眇齊州於聚米兮小滄海於一盂盼息
肩於元圃兮期稅駕乎方壺粲樓臺之隱見兮耀金碧

於虛無喈羣仙之出沒兮隔弱水而招呼控青鸞而奮
往兮鞭黃鶴而疾趨覲王母而慮遲兮挹浮邱而恐不
及值雲氣之偶開兮忽下覩乎魯之邑聆金石之鏗鏘
兮式雲輶而佇立瞻鳬繹之巖巖兮臨洙泗之湯湯羌
弭節而審顧兮悅壇杏之芬芳停余驂而不進兮更中
路而迴翔重曰躋步千里獲所依兮經涂九軌毋外馳
兮服習仁義心自得兮布帛菽粟味無極兮聖賢之道
在六經兮彪炳天壤如日星兮進而不已山可就兮鏤
而不舍石可鏤兮守吾此志莫或懈兮道雖云遠會當
至兮

鄉射賦

以必先行鄉飲酒之禮爲韻

惟州長之習民擇春秋之嘉日苟審固之能嫻自興賢之可必主在阼而彬彬賓當牖而秩秩大夫方入舉旅之典未行司正乃升一獻之儀已畢縣中間奏合之者三笙堂上工歌和之者二瑟於是三耦旣比射禮作焉司射誘射司馬繩愆下射居上射之右上射在下射之先其升也惟在豫則鈎於楹內其降也與升射者交於階前侯始繫綱將射之節文如是獲寧釋算初射之制度則然爾乃設楅取矢竝洗當榮繼比眾耦再射遂行主人耦賓尊賢信其有等大夫耦士君子所以無爭射

者之進退允齊當物及物獲者之宮商悉協舉旌偃旌
既飲既調體直而各思其鵠不貫不釋心平而弗失其
正至於既卒射較短長中西數獲次第安詳司射去扑
而視算司馬袒決而升堂二算爲純因左右而分勝負
十純則縮用奇耦而判陰陽其禮不主飲酒故謂之射
其禮殺於大射故謂之鄉當是時也勝者舉趾靡矜負
者反躬宜審欽實解之雍雍觀奉豐而凜凜襲而加弛
似膺胥士之觥袒而執張如奪宮袍之錦大夫飲於階
上緣其位之已尊賓主授於席前所以優之獨甚大夫
不勝其耦不升其耦不勝升堂特飲若夫屈三射而彌

文居一篇之最後典稱樂正攸司職在大師所守五終
祇奏夫騶虞九節詎煩乎貍首禮容樂節奚須命中爲
能折矩周規但以循聲是右和容共尚其餘皆率初儀
退遜自甘厥志惟祈斯酒迨乎射禮竟酬禮施以下爲
上由尊及卑酬則有差受者辯矣爵行無算樂亦繼之
說屢乃羞禮之成也不索送賓再拜事之卒也咸宜於
五禮爲嘉研經師之訓詁居六藝之一肄學士之威儀
我

國家偃武桃林修文

楓陛薄海同春斯民一體慶多士之雍容仰一人之豈

弟主皮與舞比閭共協夫烝烝襄尺并儀庠序竝臻大
濟濟敬五常而敷教直躋虞舜命官本三物以作人遠
邁姬公制禮

校禮堂文集卷二

受業宣城陳紀綱甫校

校禮堂文集卷三

歙凌廷堪次仲撰

賦三

魏文帝賦詩臺賦

并序

城子山在儀徵縣北六里庚子之秋同邑人趙參往遊焉登覽竟日山嵐侵肌坐憩少時江練凝目參指竹樹蒙密處諗予曰此間卽魏文帝賦詩臺也盍一觀之乃披灌莽穿邃林見土阜數尺枕於山坳澗水齧基深成窟穴有野獸二眠息於中聞人聲驚逸叢薄磔磔飢鴉悲鳴迴風蕭蕭敗葉雨墮無碑碣題記可證唯瓦礫縱

橫而已歸檢縣志果如參言案魏志文帝紀黃初六年冬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裴少期注引魏書載帝於馬上爲詩所謂觀兵臨江水江水何湯湯者是也胡身之謂其處不可考近顧景范以爲在揚州府城東北是魏文觀兵賦詩但至廣陵無緣得在斯地然而方輿之書樂史以還精審蓋鮮祝穆而降附會益多矧茲邑乘庸足辨乎乃援毫以賦之曰

有楚游客子者翱翔乎揚子之津徘徊乎迎鑾之浦覽山色而遲回望江光而延佇維淮南之要衝實控引於茲土當京口之上游作建康之門戶旣度勢而興懷遂

撫今而思古爰見高臺零落江湄覩遺址之漠漠悵荒
草之離離慨焉以思悄焉以悲乃召三老揖而問之斯
臺之構昉於何時三老斂衽前席致辭不知何王耀兵
於茲賦詩而還臺寶始基居人相傳者如此而無時代
之可稽客子喟然而歎曰悲夫此蓋魏文帝之賦詩臺
也胡爲乎寂莫而至於斯往者炎精旣衰蛇見鹿走羣
雄擁戈割裂九有黃星燭天太阿在手翦尙幹於河朔
蹙邊韓於關右奮雄才而夷難若疾風之摧朽當其劇
荆襄窺江潭豚犬愚鬼蜮貪鯨吞天而岌岌虎負嵎而
眈眈眇吳越之蕞爾若机肉之可探迨大衄於赤壁始

鼎足而成三海天命之有在豈無意於東南矧夫子桓
嗣業翩翩文士紹乃霸圖遂殄漢祀建羽葆於廣陵驅
樓船於江渚脅彼藩方責其侍子登平乘而賦詩杭長
江於一葦後有好事建臺於此圖經遂據之而書地志
亦因之而紀紫髯有知得毋莞爾泊乎阿童銜刀元沖
進兵青蓋入洛降旛豎城嗟鳳皇之虛集怨天璽之不
靈以彼黃屋左纛割據自雄築濡湏之塢營武昌之宮
猶且鐵鎖鎔于江上鬼目生于苑中况乎斯臺數仞之
崇寧不隨浮雲而竝逝逐駭浪而俱空噫嘻悲哉則見
夫涼飈北來白日西匿鼠雀穴其顛狐兔眠其側緬通

天於咸京懷陵霄於雒陌擬銅爵而不侔較冰井而無
色榱桷毀兮餘蓬蒿金碧銷兮但瓦礫殘階有徑苔蘚
沒斷碑無字風雨蝕任才士與行人罔不過之而太息
或駐馬而憑眺或搦管而吟哦望平原而極目見江水
之增波對此茫茫輒喚奈何於是研芳杼藻而爲弔古
之歌歌曰有魏守邊兮置四征征南征東兮禦吳兵胡
爲此臺兮以詩名萬乘南下兮功不成三分已定兮空
戰爭孫曹既往兮世屢更騁望千里兮愁人情

登鄴城賦

著雍涖灘之歲六月哉生明余發自大梁將有京師之
行車馬旣戒道出鄴城漳水東流浩浩有聲廢址尙在
頽垣已平邑乘昧其處居人忘其名慨焉歎息者久之
於是解轡息驂褰裳而上披荆豁榛憑高四望古色蒼
然山川環向太行為之西擁滑臺爲之東障後倚襄國
之險前臨大河之壯孰據之而稱霸孰撫之而幾王若
乃本初任俠東京世臣睥睨漢鼎以力假仁驅策并代
之士號召幽薊之民氣吞僭盜志靖烽塵野戰若雷電
攻城疑鬼神智勇旣竭卒困於人洎夫當塗應讖魏基

方固黃符熾昌赤靈震懼蜀樓山而守險吳臨江而設
戍銅臺之妙伎徵歌華屋之詞人作賦盛業未衰雄圖
如故總帳宵陳傷心陵墓又若季龍巨狡窮侈極猜璇
室朝啓瓊樓夜開燎光奪月香屑成埃指揮則海水皆
立叱咤則江流欲迴妄冀無窮之業可憐有盡之財一
朝石獸徙坐待步搖來爾其慕容膺籙握璽自雄承人
乏而爲帝因世亂而興戎父子兄弟如虎如熊洛陽著
開疆之績枋頭成克敵之功遺愛旣逝王氣遂終惜哉
雙燕竟入紫宮至於高王奮戈中原瓦裂六鎮傾心三
軍飲血卽山捷而宇文走韓陵勝而爾朱滅敕勒之歌

既殘殺翹之飛已決曉日照兮桃枝繁秋風起兮槲樹
折歎乞食於華林聽琵琶而幽咽是以興來情往弔古
悲今數羣雄而搔首感千載而驚心托微波而不語對
遠岫而長吟雲茫茫以將夕景翳翳其未沉鼃鼃窺穴
鴟鴞嘯林遺甑新雨蝕折戟古苔侵吁嗟乎平沙則昔
是騷壇紺宇則今爲茂草文章盛於建安土木繁於天
保訪遺蹤於斷碑徵軼事於故老摩孤劒而徘徊就陳
編而搜討畸人固別具性情遠客本自舒懷抱揮余策
而摘辭命僕夫而就道

後大鵬遇希有鳥賦

并序

乾隆四十九年再晤阮伯元於揚州賦此贈之

昔李太白之見司馬子微也感奇傑之罕覲遂作賦於
開元譬希有之遐舉遇大鵬而高騫本東方之瑋說敵
南華之寓言氣熊奮而虎躍骨螭翥而蚪軒爾其事往
千載遙遙如待歲月屢更精神猶在哉其英姿歟其異
采辭仙圃而集儒林棄文河而騰學海原夫希有鳥者
秉秀奎壁實生牛斗左能覆東王公右能覆西王母視
八荒爲庭除指五嶽爲部婁立彼崑崙自求其友乃有
南風起於天池鯤化爲鵬培風而嬉扇屏翳而搏擊挾

豐隆而驅馳鯨鯢讐伏而不敢出鼃鼃震駭而不敢窺
顧見希有既驚且疑曰此何鳥也賦形之大與吾等夷
且夫物以羣分方以類聚兩美必合間世斯遇抗聲招
之欣然來赴於是二鳥視笑莫逆於心將翔將翔俯仰
古今有疑則剖析有過則規箴如阿膠之投漆如慈石
之引鍼情以同而始治志以共而益深天則蒼昊旻上
地則東西南朔所至悉瑰奇所游咸卓犖但望影而互
憐不競雄而相角環逢晉使而咸雙壁邁魯君而爲穀
非馬可以喻馬之精非魚可以知魚之樂息六月而小
鵝雛圖萬里而卑鸞驚其有時而上下也若金水二緯

附羲和而疾遲其有時而遠近也若羅浮兩山借風雨
爲合離其接翅而飛也若五雲之麗於舜舜其和聲而
鳴也若九磬之奏於后夔甘露醴泉以待其飲竹實琅
玕以待其食扶桑若木以待其棲元圃赤城以待其息
日中之金鳥可嬾其輝光星躔之朱鳥可方其顏色雕
閬風之蒼玉以爲其瓜距萃蓬萊之紺珠以爲其羽翼
沐日浴月以爲其文章抱陰負陽以爲其道德進必以
禮法靈鳥爲依歸止必以時作凡禽之矜式夫鸞見則
天下安鳳儀則天下寧茲二鳥者雖有鸞鳳之實尙無
鸞鳳之名掩六合而橫被摩九霄而上征望天路之坦

蕩擬竝朝乎玉京下視葭葦之鷗鵠固猥瑣不足撝卽
蘭茝之翡翠亦巨海之浮萍昔義山之賦蝨也魯望爲
後蝨賦以廣之魯望之賦杞菊也子瞻爲後杞菊賦以
張之是皆有意發逸響無窮出清新將照映於來世匪
因襲乎古人爰摘筆而賦此步數子之後塵未審太白
子微見之以爲效西子之顰邪抑致歎於積薪邪

鳴蜩賦 并序

山齋五月綠陰當戶鳴蜩嘒嘒其聲動人感其自拔於
糞壤之中高舉於穆清之表又能餐風飲露不以嗜欲
累其心也於是不揣謏陋伸紙賦之其辭曰

齊王命駕游於稷下騶忌子御淳于髡爲右有聲泠然
來於申池竹木之藪嘈嘈騷騷如絲之叩琤琤鏗鏗如
竹之奏齊王曰嘻伊何聲也試爲不穀究之淳于髡對
曰是則所謂鳴蜩也齊王曰鳴蜩何如對曰糞土所積
爰生蟻蟻爲腹蜻腹蜻爲鳴蜩屏遺蛻於滓穢振
輕軀於林皋以埃竭之蠕蠢逐雲霄之羽毛譬如拔闥

闐而闐闐脫泥塗而軒冕品以上而益清聲以高而愈
遠蛄則九轉之九蠶則八功之繭蛭蚋蟻蟻螻蛄
由此其選也爾其夕陽初墜涼颼乍起郭遠負山樓高
抱水古驛則一程兩程垂楊則十里五里馬蹀躞於路
隅棹容與於江渚若乃長晝隱几濃陰覆階客子有佳
興居人有好懷引濁醪而共酌倚茂樹以自怡咽繁響
而方寂曳殘聲而復來既不似鼃黽之聒耳而喧也又
不似葢留令人抑塞而不歡也豈非庶生之可貴而微
物之所難哉且夫鼠之化鴛禽獸之遞轉也雉之化蜃
羽介之互嬗也腐草之化螢朽瓜之化魚無情有情之

相變也未聞出羣不易乎羣而秀頑之有分出類不離
乎類而升沉之有異其食惟風同冥冥之太空其飲惟
露同皎皎之太素不攖於俗自潔其身以視夫螟蠶之
害稼蠅蚋之嘬人晨蟻與羶附夜蛾與火親烏可同年
而共語相提而竝論哉騶忌子曰善哉言乎乃援琴而
歌之歌曰風詩所詠詳其聲兮爾雅所記辨其名兮未
若斯論得其情兮蜩乎蜩乎吾其從女游乎歌既闕齊
王大說歸燕二子於柏寢命齊女合樂賜以附蟬之冠
白璧十鼓

野茉莉花賦

若夫荒圃間曠疏花亂開當門夾徑依草蔭苔旣裛露
而宛轉復向風而徘徊根雖托於淺土色不染乎纖埃
屆時知發無籍栽培於是就石罅而叢生傍牆陰而成
列雜蕪蔓而不羞蘊芳馨而長潔盼之子兮未來遺所
思兮誰折女不以荆釵損容士不以緇袍屈節抱樸養
恬葆真守拙是花也斂必以晨開必以晚較木槿而或
殊與合昏而相反爾其晡時新浴藤牀茗盃微颺乍來
涼生香滿又若暮炊方熟荷耜人返餉婦插鬢行歌緩
緩是以江東謂之洗澡淮南呼爲晚飯至于剝彼蓓蕾

仿佛朱鉛是曰粉花美人所憐如探老蚌既勻且圓是
曰珠花宜綴翠鈿聊揣摩其近似遂嘉名之屢膺蓋陸
璣之所未載亦粘含之所未登噉折衷之無定詎簡冊
之有徵若夫擬諸茉莉略罄形容齊楚燕趙稱謂多同
曰野者取其意之蕭遠曰紫者取其色之鮮穠觀其絢
以黃綠間以白紅非一紫之能概洵野趣之可風爰有
幽人澹焉而至采彼羣言別其同異侍兒小名之錄才
士登科之記許氏月旦之評劉君人物之志後有辭家
於焉徵事或是或非寧嫌位置况夫微物無爭應候數
榮有香有色乃其性成毀之不損譽之不驚但扶疏而

自得初何羨乎虛聲彼夫梅有蠟梅菊有藍菊貌雖類
而實非乃依草而附木應馬應牛奚榮奚辱豈必襲間
色之稱而避喬野之目哉

晚霞賦 并序

昔謝希逸之賦月也應劉既逝猶有仲宣庾子山之賦
枯樹也東陽出守尚逢元子皆假托古人以暢其旨設
爲往復以騁其才是亦長卿之亡是子虛平子之憑虛
非有也豈可指其疏舛以爲詬病或者遂謂文人之塊
辭但以藻麗爲工不以考證爲主與博洽之儒章句之
士兩不相謀此又不然也夫立言之體有常爲文之塗
不一紀載則雅應典核辭賦則無嫌恢詭譬之豕薇羊
苦各有所宜夏葛冬裘反之均失故虛爲主客之作歲
月若與史冊相符則何異於張霸之僞撰尚書王肅之

私定家語凡所以故爲紕繆者蓋明其非事實也是以
宣尼而友柳下不害莊生之寓言子產而臣鄭昭終乖
史遷之傳信彼誤蹲鴟爲羊認彭蠡作蟹者殆未可援
此以自謝矣乾隆己亥羈旅眞州索居無俚偶師希逸
子山遺意爲晚霞之賦借江淹沈約綴構成篇蓋以昭
明冠時二子皆前卒故也其辭曰

天監十有四年三月季春太子旣冠因監撫餘閒徵學
士召辭臣開燕於元圃之館泛舟於後池之濱旅酬旣
作邊豆雜陳顧見晚霞舒卷高靈思賦其狀爰命休文
休文對曰臣職忝紀載才謝穠纖體物瀏亮不如江淹

太子乃進淹而詔之曰抱景懷響抽秘逞妍當仁不讓
女其賦焉臣淹受命運以精思當筵授簡大放厥辭臣
聞霞之爲物也乾坤造端陰陽孕質其體則雲其精則
日耀西極之餘輝秉南方之正色天女翦之而爲衣仙
人鍊之而成食赤城高起於斗牛丹氣遠舒於梁益其
爲類也或紫若玫瑰或青若琅玕或蒼若翠羽或碧若
木難旣稱名之各異復變態之多端蓋語之而未信亦
觀之而孔艱惟茲霞之可貴厥以赤爲大觀若乃江光
淨天宇空帶碧落縈蒼穹遙村乍漾疏樹半籠鍾人遜
技績事失功賴虬守金闕朱鳳翼璇宮川有渙而皆紺

山無峯而不紅至夫旣縱復橫將聯忽斷乍見孤飛旋
驚四散馬腦競鮮鶴頭爭煥恍挹露之桃林訝經霜之
楓岸弭彤節於閭闔曳頰綃於河漢天孫織兮藻火裳
美人贈兮錦繡段爾其長虹亘霄微波蹙鱗照爛兮若
黼黻之襲天紳素月東吐潔無纖塵晶瑩兮若珊瑚之
捧玉輪斯時也君王乃擊蘭漿棹桂舟祛黼帷鏡清流
暮潮未長涼雨已收慮如陵波神女出游擁采旄而迴
睇解絳佩以相投動朱脣以徐言暈丹頰而含羞托良
媒而不前抱明珠而夷猶則有金閨之彥石渠之英侍
青宮之暇日娛鶴禁之閒情仰天章之絢采窺天藻之

光明雖冥心竭其意極口發其聲而天工不能代天巧
不能形少焉煙囂囂而霏霏風徐徐以嫋嫋緬神光之
合離類文心之夭矯映極浦之歸人度長空之高鳥思
遠道兮透遲盼佳期兮縹緲望之而恍若可通卽之則
忽焉已杳安能脫屣於塵坱之中而振衣於高霞之表
賦旣成矣太子賞之休文降席再拜稽首而獻明霞之
詩詩曰明霞初起當晚晴兮散而成綺薄且輕兮千縷
萬縷誰經營兮大塊耀彩五色呈兮霞外有人吹玉笙
兮遺世獨立抗手迎兮願化卿雲覆八紘兮千秋萬歲
樂太平兮太子曰美矣茂矣多爲富矣允宜竝列辭林

杉禮堂文集

卷三

咸登文囿載諸選中以垂於後

校禮堂文集卷三

受業婺源戴揚輝爾勤校

校禮堂文集卷四

歙凌廷堪次仲撰

雜著一

復禮上

夫人之所受於天者性也性之所固有者善也所以復其善者學也所以貫其學者禮也是故聖人之道一禮而已矣孟子曰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皆吾性之所固有者也聖人知其然也因父子之道而制爲士冠之禮因君臣之道而制爲聘覲之禮因夫婦之道而制爲

士昏之禮因長幼之道而制爲鄉飲酒之禮因朋友之道而制爲士相見之禮自元子以至於庶人少而習焉長而安焉禮之外別無所謂學也夫性具於生初而情則緣性而有者也性本至中而情則不能無過不及之偏非禮以節之則何以復其性焉父子當親也君臣當義也夫婦當別也長幼當序也朋友當信也五者根於性者也所謂人倫也而其所以親之義之別之序之信之則必由乎情以達焉者也非禮以節之則過者或溢於情而不及者則漠焉遇之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其中節也非自能中節也必

有禮以節之故曰非禮何以復其性焉是故知父子之當親也則爲醴醢祝字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冠可賅也而於士冠焉始之知君臣之當義也則爲堂廉拜稽之文以達焉其禮非聘覲可賅也而於聘覲焉始之知夫婦之當別也則爲笄次輓輦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昏可賅也而於士昏焉始之知長幼之當序也則爲盥洗酬酢之文以達焉其禮非鄉飲酒可賅也而於鄉飲酒焉始之知朋友之當信也則爲雉膳奠授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相見可賅也而於士相見焉始之記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事蓋不僅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

友也卽其大者而推之而百行舉不外乎是矣其篇亦
不僅士冠聘覲士昏鄉飲酒士相見也卽其存者而推
之而五禮舉不外乎是矣良金之在卬也非築氏之鎔
鑄不能爲削焉非臬氏之模範不能爲量焉良材之在
山也非輪人之規矩不能爲轂焉非輶人之繩墨不能
爲輶焉禮之於性也亦猶是而已矣如曰舍禮而可以
復性也是金之爲削爲量不必待鎔鑄模範也材之爲
轂爲輶不必待規矩繩墨也如曰舍禮而可以復性也
必如釋氏之幽深微眇而後可若猶是聖人之道也則
舍禮奚由哉蓋性至隱也而禮則見焉者也性至微也

而禮則顯焉者也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三代盛王之時上以禮爲教也下以禮爲學也君子學士冠之禮自三加以至于受醴而父子之親油然而矣學聘覲之禮自受玉以至于親勞而君臣之義秩然矣學士昏之禮自親迎以至于徹饌成禮而夫婦之別判然矣學鄉飲酒之禮自始獻以至于無算爵而長幼之序井然矣學士相見之禮自初見執贄以至于既見還贄而朋友之信昭然矣蓋至天下無一人不囿於禮無一事不依於禮循循焉日以復其性於禮而不自知也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

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夫其所謂教者禮也卽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復禮中

記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此仁與義不易之解也又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此道與德不易之解也不必舍此而別求新說也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仁而已矣凡天屬之親則親之從其本也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亦有非天屬之親而其人爲賢者則尊之從其宜也故曰義者宜也尊賢爲大以喪服之制論之昆弟親也從父昆弟則次之從祖昆弟又次之故昆弟之

服則疏衰裳齊期從父昆弟之服則大功布衰裳九月
從祖昆弟之服則小功布衰裳五月所謂親親之殺也
以鄉飲酒之制論之其賓賢也其介則次之其眾賓又
次之故獻賓則分階其俎用肩獻介則共階其俎用肫
膾獻眾賓則其長升受有薦而無俎所謂尊賢之等也
皆聖人所制之禮也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
也親親之殺仁中之義也尊賢之等義中之義也是故
義因仁而後生禮因義而後生故曰君子義以爲質禮
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禮運曰禮也者義之實也
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郊特牲

曰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董子曰漸民以仁
摩民以義節民以禮然則禮也者所以制仁義之中也
故至親可以揜義而大義亦可以滅親後儒不知往往
於仁外求義復於義外求禮是不識仁且不識義矣烏
覩先王制禮之大原哉是故以昆弟之服服從父昆弟
從祖昆弟以獻賓之禮獻介獻眾賓則謂之過以從祖
昆弟從父昆弟之服服昆弟以獻介獻眾賓之禮獻賓
則謂之不及蓋聖人制之而執其中君子行之而協于
中庶幾無過不及之差焉夫聖人之制禮也本於君臣
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者皆爲斯人所共由故曰道者

所由適於治之路也天下之達道是也若舍禮而別求所謂道者則杳渺而不可憑矣而君子之行禮也本之知仁勇三者皆爲斯人所同得故曰德者得也天下之達德是也若舍禮而別求所謂德者則虛懸而無所薄矣蓋道無跡也必緣禮而著見而制禮者以之德無象也必藉禮爲依歸而行禮者以之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故禮也者不獨大經大法悉本夫天命民彝而出之卽一器數之微一儀節之細莫不各有精義彌綸於其間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是也格物者格此也禮器一篇皆格物之學也若泛指天下之物有終身

不能盡識者矣蓋必先習其器數儀節然後知禮之原於性所謂致知也知其原於性然後行之出於誠所謂誠意也若舍禮而言誠意則正心不當在誠意之後矣記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又曰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又曰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卽就仁義而申言之曰禮所生也是道實禮也然則脩身爲本者禮而已矣蓋脩身爲平天下之本而禮又爲脩身之本也後儒置子思之言不問乃別求所謂仁義道德者於禮則視爲末務而臨時以一理衡量之則所言所行不失其中者鮮矣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此之謂

校禮堂文集

卷四

宋書一

二

也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復禮下

聖人之道至平且易也論語記孔子之言備矣但恆言禮未嘗一言及理也記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彼釋氏者流言心言性極於幽深微眇適成其爲賢知之過聖人之道不如是也其所以節心者禮焉爾不遠尋夫天地之先也其所以節性者亦禮焉爾不侈談夫理氣之辨也是故冠昏飲射有事可循也揖讓升降有儀可案也豆籩鼎俎有物可稽也使天下之人少而習焉長而安焉其秀者有所憑而入於善頑

者有所檢束而不敢爲惡上者陶淑而底於成下者亦漸漬而可以勉而至聖人之道所以萬世不易者此也聖人之道所以別於異端者亦此也後儒熟聞夫釋氏之言心言性極其幽深微眇也往往怖之愧聖人之道以爲弗如於是竊取其理事之說而小變之以鑿聖人之遺言曰吾聖人固已有此幽深微眇之一境也復從而闢之曰彼之以心爲性不如我之以理爲性也嗚呼以是爲尊聖人之道而不知適所以小聖人也以是爲闢異端而不知陰入於異端也誠如是也吾聖人之於彼教僅如彼教性相之不同而已矣烏足大異乎彼教

哉儒釋之互援實始於此矣詩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
說者以爲喻惡人遠去民得其所卽中庸引而伸之亦
不過謂聖人之德明著於天地而已曷嘗有化機也子
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說者以爲感歎時往
不可復追卽孟子推而極之亦不過謂放乎四海有本
者如是而已曷嘗有悟境也蓋聖人之言淺求之其義
顯然此所以無過不及爲萬世不易之經也深求之流
入於幽深微眇則爲賢知之過以爭勝於異端而已矣
何也聖人之道本乎禮而言者也實有所見也異端之
道外乎禮而言者也空無所依也子所雅言詩書執禮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
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人舍禮無以爲教也賢人
舍禮無以爲學也詩書博文也執禮約禮也孔子所雅
言者也仁者行之盛也孔子所罕言者也顏淵大賢具
體而微其問仁與孔子告之爲仁者惟禮焉爾仁不能
舍禮但求諸理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
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詩書執禮也性
與天道非不可得而聞卽具於詩書執禮之中不能托
諸空言也夫仁根於性而視聽言動則生於情者也聖

人不求諸理而求諸禮蓋求諸理必至於師心求諸禮始可以復性也顏淵見道之高堅前後幾於杳渺而不可憑迨至博文約禮然後曰如有所立卓爾卽立於禮之立也故曰不學禮無以立又曰不知禮無以立也其言之明顯如此後儒不察乃舍禮而論立縱極幽深微渺皆釋氏之學非聖學也顏子由學禮而後有所立於是馴而致之其心三月不違仁其所以不違者復其性也其所以復性者復於禮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夫論語聖人之遺書也說聖人之遺書必欲舍其所恆言之禮而事事附會於其所未言之理是果聖

人之意邪後儒之學本出於釋氏故謂其言之彌近理而大亂真不知聖學禮也不云理也其道正相反何近而亂真之有哉

辨學

弟子問於博士曰夫飾知驚愚者古人之所嗤違道干
譽者君子之所棄故德修於己不放論以鳴高道積於
躬不矯情以立異矧夫法壽陵之步以爲高適足羞也
竊東家之賸以爲異適足累也今天下爭言學矣易以
輔嗣爲異端書以古文爲贗作毛詩以淫奔爲非左氏
以杜注爲鑿此唱彼和一唯百諾至於考其居稽核其
聞見則象象繫辭所云典謨誓告之文閱之未能徧也
三百十有一篇二百四十二年讀之未終卷也甚且憶
說文數字挾許氏一冊輕詆先儒妄改古籍忽公穀之

易屏之而不視焉畏禮經之難束之而不觀焉豈其言之果可從歟抑浮薄不足效也願先生教之博士瞿然而答曰善乎吾子之問也今夫天地之氣一廢一興一盛一衰學術之變遷亦若斯而已矣故當其將盛也一二豪傑振而興之千百庸眾忿而爭之及其既衰也千百庸眾坐而廢之一二豪傑守而待之故肆力於未盛之前則爲矯枉之術攘臂於既興之後遂爲末流之失子徒惜壽陵之失其故不知固無傷於邯鄲之步也徒詫醜女之驚其鄰不知固無害於西子之眞也昔者漢氏諸儒專已守殘十四博士立於學官同源別派互相

譏彈非所師承則必毀殊所授受則必刊於是鄭康成服子慎之徒破其藩籬抉其門戶鬱而未明者爲之探索伏而未發者爲之訓詁故其論撰諸家皆西京儒者所未取也自是而下遞相闡揚釋不厭冗疏不厭詳綿綿延延以至於有唐當是時也唯傳注之是遵莫章句之敢違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然後濂洛關閩諸君竝起而救之蓋以矯株守之陋也迨其後則不爾矣其爲說易入其爲教易成以篤學爲鄙俗以空談爲粹精趨新義者謂之奇士守舊訓者謂之腐生天之所覆幬日之所出入紛紛焉籍籍焉萬口而同聲數百年來不

復知漢唐之淵源不能舉孔賈之名號士有不講理氣
心性之學則采紛者傲之於此而欲踵其故跡襲其緒
言譬猶水沸於壑火燎於原捧雪塞之益其漲負薪撲
之增其燔豈不誤哉且夫積重難返者依古之大懼也
貴遠賤近者天下所深惡也寒極則必暑暘極則必雨
剛極則必柔發極則必收故易不獨掊擊輔嗣也將苟
虞之是宗焉書不獨指摘古文也將馬鄭之是從焉毛
詩不獨闢淫奔也將以箋傳爲趨向焉左氏不獨排杜
注也將以賈服爲依傍焉其視唐以還固無足重輕矣
且欲軼魏晉而上之若夫斤斤於聲音文字者蓋閎小

學之不行而六書之久昧也遲遲於二傳三禮者蓋知異說之未淆而古義之尚在也其又何怪乎且吾聞之氣之所開勢不能禁庸眾以從俗爲良圖豪傑以復古爲己任何吾子訾之太甚也弟子曰敬聞命矣然則今之學者萬全而無病乎博士曰惡是何言歟夫僞士不可以亂真儒也猶之魚目不可以混美珠也虛聲不可以紊實學也猶之燕石不可以冒良鼓也世固有無得於己無解於心東搏西撿是古非今而自附於著作之林者矣亦有剽竊陳言講張爲幻竄易聖經肆無忌憚而自命爲宏通之彥者矣子前所疑者憤俗之激辭乃

校禮堂文集

卷四

荆楚一

十二

并其不當疑者而亦疑之今所信者衛道之正論乃并其不可信者而亦信之必若所云則是因黃鐘而貴瓦缶因嘉禾而重稂莠豈理之所有也哉且吾不云乎未盛而扶之豪傑矯枉之術也既興而趨之庸眾末流之失也是故爲所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則謂之抱遺守闕爲所爲於眾人共爲之時則謂之雷同勦說彼拾人餘唾而甘之者特猩猩之效人言耳烏足與守先待後之儒竝論列乎若乃東方朔客難之製楊子雲解嘲之爲班孟堅賓戲之理崔亭伯達旨之辭蔡中郎托興於釋誨卻令先寄情於釋譏張平子追蹤於應問夏侯湛繼

武於抵疑僕誠無數君之感激聊因子問而伸己之所
知

覲義

古者天子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是故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而朝凡朝覲宗遇會同于王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廟中將幣皆三享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故曰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朝者位于內朝而序進受贊于朝受享于廟生氣文也覲者位于廟門外而序入受

擊受享皆于廟殺氣質也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
璧勞優侯氏也天子賜舍使侯氏卽安也天子袞冕負
斧依鄉明出治象天道也侯氏裨冕入門右所以承天
象地道也覲用命圭特達禮以少爲貴也享用束帛加
璧有庭實隆殺之義也奠圭于堂下擯者辭然後升致
命降階再拜稽首送玉擯者辭然後升成拜覲禮盛侯
氏先以臣禮見天子以客禮受之也三享皆中庭奠幣
升堂致命降階再拜稽首不復升成拜者享禮殺全乎
爲臣也享畢不禮賓天子尊也不覲侯氏自來非使人
也禮畢乃右內袒于廟門之東天子威諸侯也賜侯氏

以專服天子懷諸侯也或曰奠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內袒入門兩右以聽事也饗禮乃歸賓客之道也時會殷同之禮諸侯覬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古者諸侯不順服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旣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謂之時會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旣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謂之殷同方明設六色六王者禮天地四方也覲受之于廟會同受之于壇文質相變也上公建常九旂侯伯建常七旂子男建常五旂故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

立也拜日於東門之外日生于東也禮山川邱陵於西
門外山川導自西也禮日於南門外就陽位也禮月與
四瀆於北門外就陰位也祭天燔柴祭山鄧陵并本乎
天者親上也祭川沈祭地瘞本乎地者親下也天子將
行會同之禮必先朝覲諸侯于廟故孔子曰宗廟會同
非諸侯而何爲其相者諸侯之卿大夫士也故曰宗廟
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朝覲宗遇常禮也瘞
同大禮也朝覲宗遇之於會同如祠禴嘗烝之於禘祫
也先主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服
我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

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大雅曰
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言覲禮也又曰王錫韓
侯淑旂綬章簟第錯衡元袞赤舄鉤膺鏤錫鞞鞞淺幘
幘革金厄言既覲而賜之車服也小雅曰赤芾金舄會
同有繹言會同之禮也

校禮堂文集卷四

受業歙縣程洪溥麗仲校

校禮堂文集卷五

歛凌廷堪次仲撰

雜著二

讀顧命

天子卽位之禮儀禮無此篇其不傳也久矣惟尙書顧命尙存其制必是周公所制之禮康王循之而行耳蓋康王之時全禮具存未必如今之十七篇後人據顧命以補禮經之闕可也蘇氏不之省反引左傳叔向之言以疑之見昭公十年傳謂是召公之誤周公若在當不至此何其慎也夫侯國所行之典不可以繩天子東遷以後之

事不可以律周初此固無俟辨者獨不思國卹是如何
鉅典卽位是如何大事豈有周公制禮漫不及之而待
召公臨時卒辦乎蓋古人之禮以繼世爲最重士冠禮
冠者取脯見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此適子冠于
阼者則然是母拜其子也喪服父爲長子斬衰三年傳
曰何以三年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爲長
子三年不繼祖也是父爲長子之服如子服其父也特
牲饋食禮祭畢嗣子褻主人再拜嗣子將爲後者主人
其父也是父拜其子也蓋有國有家者宗廟世守所繫
甚大故聖人制禮於冠及喪祭特隆其文以別之非常

禮可比也況天子卽位受顧命乎不可以晉侯旣葬未
說衰經不見賓例之也朱子亦曰易世傳授國之大事
當嚴其禮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
也明乎此則世之迴護顧命或以爲有闕文或以爲在
東都者皆可以不必矣

讀孟子

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後之推步家皆以星辰爲卽晝夜一周之天若然則孟子何故于星辰之上又云天之高也爲此重複之文乎蓋天者卽西人所謂宗動天也星辰者卽西人所謂恆星天也恆星天之上更有晝夜一周之天西人謂之宗動天此天以南北極爲樞以赤道爲中圍挈七政并恆星而左旋恆星亦如七政在本天上循黃道而右旋此古今中星所以不同之故使恆星卽晝夜一周之天則冬至千古如一無歲差矣秦火之後古法

不傳世儒遂誤謂恆星天卽晝夜一周之天及晉以來
屢測中星不同又誤謂日道內轉而縮天度平運而舒
皆揣度之辭未能真知其所以然也自西人入中國始
以宗動天發明歲差之故學其學者以爲得未曾有不
知古人蓋先知之矣使古人祇知恆星爲天則星者恆
星也辰者卽恆星所分十二次也孟子著書但云星辰
其義已足今旣岐天與星辰而二之則其必知星辰之
上別有一天也明矣蓋孟子此言爲歲差而發非徒日
至也夫日至者起算之端卽每年歲實之一周雖小餘
有強弱之殊卑行有前後之異而皆與星辰無涉况歲

實若定則平冬至固年年不變何難坐致之有所難知者曰至歲歲與星辰不同耳欲求日至歲歲與星辰不同之故非以宗動天與恆星天相較則無以得其端倪故曰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古之儒者通天地人後之儒者惟鑿空談理而已故驟聞西說或以爲創獲而驚之或以爲異學而排之愚以爲皆非也西人之說徵之虞書周髀而悉合古聖人固已深知之非吾所未有由說之者不得其意耳則驚其爲創者過也西人之說既合於古聖人自當兼收竝采以輔吾之所未逮不可陰用其學而陽斥之則排其爲異者亦過也

古書雖不盡傳就其存者而推之虞書周髀而外孟子
數言尤其明而易見者也歲差之故孟子既已知之而
言之矣而謂宗動天之說始於西人豈篤論哉

讀宋史

宋史成於元末其時道學方盛所謂君子小人者皆朋黨之說爲之也試以汴宋而論嘉祐以前以黨呂文靖者爲小人以黨范文正者爲君子治平以後以黨熙寧者爲小人以黨元祐者爲君子此東都君子小人之大較也夫黨范文正者卽不敢置議矣而當時所深詆者如高文莊若訥夏英公竦諸人平心觀之果皆小人乎黨元祐者卽不敢置議矣而當時所深詆者如李邦直清臣楊子安畏諸人平心觀之果皆小人乎慶厯朋黨易於平反者以呂許公晚節涵容異已有以全之也至

於紹聖之禍綿綿不已宋乃半入於金以報復隙深終
無平反之日故也再以杭宋而論隆興以前以攻和議
者爲君子以黨和議者爲小人慶元以後以黨道學者
爲君子以攻道學者爲小人此南渡君子小人之大較
也夫攻和議者卽不敢置議矣而當時所深詆者如王
愍節

倫

史文惠

浩

諸人平心觀之果皆小人乎黨道學

者卽不敢置議矣而當時所深詆者如王文定

淮

林簡

肅

栗

諸人平心觀之果皆小人乎紹興和議難於平反

者以秦申王晚節誅鋤異已有以激之也至於道學之
焰隆隆不已宋竟全入於元以心性勢重永無平反之

曰故也總兩宋之事而論熙寧以前朋黨尚輕元祐以來朋黨日重至南渡以後竟成水火仇讐有不可解之勢而國遂以亡皆歐陽公朋黨一論不肯持平有以啓之也學者不能無遺憾焉嗟乎靖康之時不幸而用李伯紀之言而東都旋亡紹興之際幸而不用胡邦衡之言而南渡僅存有識之士苟不爲朋黨私意橫據於先則得失自見二事尤兩宋存亡所係故特取而論之則其他君子小人之說可以類推矣後之秉筆者但能心無偏倚據事直書不以一時之朋黨議論淆之則百世之下或有平反之日乎

拜周公言

非禹治水則後世將無人非周公制禮則後世將無人
倫昔唐李翱敬再拜于禹之堂下自賓階升北面立弗
敢歎弗敢視弗敢祈退降復敬再拜作拜禹言今廷堪
謁周公廟入門右北面再拜稽首于堂下弗敢升階中
庭奠摯退出于廟門外立接西塾作拜周公言曰
惟生人之有性兮受之於天非公之制禮兮孰知其原
至矣至矣

述琴

琴之一弦爲黃鐘二弦爲夾鐘三弦爲仲呂四弦爲夷
則五弦爲無射六弦七弦則一二之清聲也一弦爲宮
謂之黃鐘之均卽慢角調也二弦爲宮謂之夾鐘之均
卽清商調也三弦爲宮謂之仲呂之均卽宮調也四弦
爲宮謂之夷則之均卽慢宮調也五弦爲宮謂之無射
之均卽蕤賓調也非一弦定爲徵也唯仲呂之均一弦
始爲徵爾

律呂正義

專指正宮一調而言

非三弦十一徽應五弦

之散聲也乃宮弦十一徽應小間之散聲爾蓋琴無變
宮變徵二弦其商弦與徵弦角弦與羽弦徵弦與宮弦

其中皆有二變是名爲隔一竽實隔二竽也故案十徽
卽應小間之散聲唯宮竽與角竽則真隔一竽故案十
一徽始應小間散聲也此其故宋姜夔言之詳矣其
七竽琴圖說曰慢角調於大竽十一徽應三竽散聲慢
角調大竽爲宮故大竽下一徽也大竽爲宮則四竽爲
徵矣又曰清商調於二竽十一徽應四竽散聲清商調
二竽爲宮故二竽下一徽也二竽爲宮則五竽爲徵矣
又曰宮調於三竽十一徽應五竽散聲宮調三竽爲宮
故三竽下一徽也三竽爲宮則一竽爲徵矣又曰慢宮
調於四竽十一徽應六竽散聲慢宮調四竽爲宮故四

弅下一徽也四弅爲宮則二弅爲徵矣又曰蕤賓調於
五弅十一徽應七弅散聲蕤賓調五弅爲宮故五弅下
一徽也五弅爲宮則三弅爲徵矣何嘗拘定一弅爲徵
三弅獨下一徽哉近通州王氏坦著琴旨以一弅爲徵
及三弅獨下一徽爲獨得之秘一弅爲徵明鄭世子已有此說反覆辨
論而不自知其昧於旋宮之理也故於姜氏之說不得
其旨反謂斯言祇得乎當然而未明乎所以然何其僨
也蓋自唐宋以來樂之失其傳也久矣以王氏習於其
器又殫畢生之力以求之其所得不過如此况不習其
器而托之空言者乎王氏又謂琴聲不當用律呂只當

較以五聲二變斯言也但可以論琴徽不可以論琴弣也夫五聲二變高下無定者也無定者必以有定者程之方不迷於所往若不考律呂而但用五聲二變譬之舍規矩而談方圓棄權衡而論輕重有此理乎故琴徽雖具五聲二變而琴弣必用黃鐘夾鐘仲呂夷則無射五律之名然後無定之聲皆歸於有定之律矣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孟子所云豈虛語哉

述笛

絲聲之度長短不齊今之琴徽可驗也

琵琶三

竹聲之

度長短如一今之笛孔可驗也

簫管同

續漢志載京房之

言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則

絲聲也其律之長短皆用準定之但以準之尺爲律之

寸而已非竹聲眞度也

史記律數亦是絲聲又在京房之前

自後儒者悉

依其數以制律故陳其義則可觀施於用則鮮合而竹

聲眞度僅存於伶人之口大常之器簡編具在無有深

求其故者矣何謂伶人之口列和之辭是也何謂太常

之器梁武之笛是也案宋書律志載列和對荀勗之辭

曰晉書律志同

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歌聲清者用短笛短

律又曰太常東廂長笛長四尺二寸又曰笛孔率短一寸七孔聲均又曰聲濁者用三尺二笛聲清者用二尺九笛此蓋制氏以來相傳之舊軌也隋書音樂志載梁武帝十二笛之制曰黃鐘笛長三尺八寸大呂笛長三尺六寸太簇笛長三尺四寸夾鐘笛長三尺二寸姑洗笛長三尺下有一寸二字疑衍中呂笛長二尺九寸蕤賓笛長二尺八寸林鐘笛長二尺七寸夷則笛長二尺六寸南呂笛長二尺五寸無射笛長二尺四寸應鐘笛長二尺三寸此蓋竇公以來相傳之遺則也自黃鐘笛至姑洗笛

五律率短二寸卽列和所云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也
列和又云東廂長笛長四尺二寸以其數推之則黃鐘
笛之前尙有二笛蓋長笛之五聲二變也自中呂笛至
應鐘笛七律率短一寸卽列和所云歌聲清者用短笛
短律也列和又云率短一寸七孔聲均以其器考之則
笛之差數卽笛孔之距蓋短笛之五聲二變也列和所
云三尺二笛者卽梁武之夾鐘笛也列和所云二尺九
笛者卽梁武之中呂笛也故今時所用之笛七孔相距
長短如一與琴徽之相距不同稽之古法正合然則經
生文士之辨論雖紛而弭工吹師之授受不變也苟曷

不知竹聲之度異於絲聲乃依京房之術妄以笛孔取

則琴徽

見晉朱
二志

反譏列和作笛無法無怪其十二笛當

時不能用後世不可行也後之論樂者於簫笛之孔漫
不加察豈知爲竹聲之關要乎今之簫蓋古之笛今之
笛蓋古之橫笛也

校禮堂文集卷五

受業海州程立中敬持校